# 弘道書

欽
大澗唐氏怡蘭堂多傳書昔秘笈而精刊之其潤於蜀技
君此度之佗好事者求之二百年不得也費君以詩嚮王貽上
推高之今燕峯詩甚壯世傳三費詩則其父經虞先生爲得
風人之旨子滋衡固沈毅士所僻疑又獲於燕峯也荒書紀
一時寇亂讀史者資焉其攷論學術殷然若不獲已者則宏
道書爲尤䋣其書恫世難菲明代疏懐之習舉漢以來所治
學汔宋諸儒深造者衷之聖論驗得失之必然未有顧閻以前
蓋千百中不勑聞一二也士不遘通人姝姝守一鄉先生以曲學
相擅陋已歆心一閧之市奉身以究下陳碭而不知其恥孟

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是又嚮者鄉曲之所羞也

費君稟家訓能及孫夏峰之門故非以陋自囿晚而播聞

江左不靡其風尤古傑克自樹立者唐子廣而使之覩其遺

約寔以厲澆風也滎縣趙照

弘道書序

聖人之道著在六經七十子傳之漢唐先儒繼之以實學裁成英俊各適於用長久治安也天縱聖哲千齡百紀不易覯古今人才計之大都非狂則狷者多不以中道損益任其所偏則流放無底而材不達矣故一歸於學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也所處不過飲食男女之間所習不過兵農禮樂之事非有高遠絕倫杳渺難知之微妙也使狂者有卓識宏量之美而無誇肆虛誕之失狷者有篤守善道之益而無膠固僻陋之弊仕則能爲黔首足衣食明禮義捍兵革澤潤當時功貽後世堯舜以來用人治天下不外於此豈必若後儒高談無極靜坐窮理然後謂之道哉夫切於國計民生一日不可少者皆以爲餘事卽衆至靜復性豁然貫通二氏之

徒所能耳何益於世道何補於朝廷此吾師費夫子父子相承著書救弊之大旨也蓋自道德性命之理出而人才失濂洛關閩之說行而經術變學者皆棄實就虛擿埴索塗久矣童幼專制義稍長習詞賦所挾持以爲立身行道之具者宋傳而已其於聖門古經漢儒中正之學蒙然莫識也乙丑秋過吾師於賓店野寺此後時聞緒論有顯者餽章金章怒揮之吾師退曰子之行高矣未免過峻非聖人和平之道也予惕然於中痛自貶抑遂居講下十年以來少聞古人淵源之學於經濟實有裨益非性命空言美觀飾聽已也吾師早罹離亂避跡江左四十年鍵戶村落不修名譽今七十一矣耆齒徳正宜講業齊魯之都發揮六經本旨乃二年前入閩爲嵐氣所侵遂得末疾步履艱難采輯儒林並論道諸書

以貧不能繕有定本章力任之而量移入滇尚未能也方今
聖主在上崇儒重道而公卿侍從彬彬儒雅風動四方章躬逢其
盛豈不大幸歟
康熙乙亥長至大陵門人張含章敬序

題辭

弘道書尊聖門舊章之論也舊章古經存之所謂道皆先王政教章程立國宜家之典所謂學悉教孝弟而說詩書雖上下不齊易知易能若行之則為事業言之則為羽翼經傳並非談性鑿理成幽杳不可致詰諸儒力辨已久散見先輩集中師翁費孝貞先生始會粹而昌言之期輔後世談經相率而入於浮虛者還聖門六藝以濟實用而已吾師世其家學直從古經舊注發明吾道定旨謂三代而後漢唐以下賢主得良臣輔之皆綱維倫紀功在天下序古今有道之君為統典序古今文武忠義為弼輔錄序錄七十子傳人為道脈譜而後漢唐諸儒不致荒棄容城孫徵君稱為漢儒知己三者備而後聖門之學始全古經之旨始備合為中傳正紀

上宣王政下厚風俗深潛撰著未甞輕出示人年老門人乃得錄

副本天下之大百世之遠好學深思之君子甚衆必有起而公論

者矣

康熙辛未春日門人新安蔡廷治謹書

弘道書目錄

卷上

卷中

王道久而漸變遂分表一

大關唐氏怡蘭
堂校栞于成都

弘道書上

## 統典論

學人　成都劉　甯謙述

尙書聖經肇錄二典十翼本始羲農紹休太古邃渺厤數綿絡元睿土德天命垂御啟禮賡器覆澤蒸黎闡弘績漸累代褒宣堯舜陟位哲文恭濬光格裔海三王咸亨國久逹治化敦淳承道謨訓周監二代王道克茂風教隆溢孔子述憲典文以待後世帝王有所據依因時爲政濟世安民者也費經虞曰後世言道統徐學謨云道統之說孔子未言也乃爲費論矣不特孔子未言七十子亦未言七十子門人亦未言百餘歲後孟軻荀卿諸儒亦未言也世日以變道日以消漢儒始得承聖人所言先王成法尊護守衛相

授有緒布爲政也安平易行著爲言也篤實可用通出處爲一亦何嘗有道統之說哉魏晉而後淸談言道去實而就虛隋平而喜高歲遷月改流傳至南宋遂私立道統自道統之說行於是義農以來堯舜禹湯文武裁成天地周萬物而濟天下之道忽焉不屬之君上而屬之儒生致使後之論道者草野重於朝廷空言高於實事世不以帝王繫道統者五六百年矣經文煌煌大訓乃爲無亂無可不正哉古之二帝三王皆在位倫無弗敘也政無弗平也方隅無弗安而教化無弗行也其民淳質以下從上無所異趨君師本於一人故爲統司馬遷曰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統止天子名之諸侯不敢與也況士乎後世聖人如孔子不得在位列國殊政多未合於道各趨皆好習久相化而道亡天

下日就沈溺孔子述往古以爲久遠安益之本後世聽其損益道始有緒孔子在下君師分爲二人君師分則雜焉亂於道者其說多矣孔子道具而統失道在先王之事其得存也繫於孔子之言非事不足以定民志而養天下非言不足以記典章而教天下豈先王規程越品物之外孔子又欲託空言以爲道也懼先王所以仁天下者散亡不可收采一時失之于萬世失之聖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其言尙彰彰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衆人如是也賢哲亦未嘗不如是也先王憂之謂欲不可縱亦不可禁者也不可禁而强禁之則人不從遂不禁任其縱則風俗日潰於是因人所欲而以不禁禁之制爲禮樂定爲章程其不率者侯之以刑使各平心安身而化孔子欲先王之政教行之於萬世而無斁也乃

以爲六經傳之而緜緜永存爲道脈矣故上之道在先王立典政以爲治其統則朝廷歷代帝王因之公卿將相輔焉下之道在聖門相授受而爲脈其傳則膠序後世師儒弟子守之前言往行存焉苟無帝王受天明命宰育萬彙有磨礪一世之大權優善懲惡公卿行之以動蕩九服取儒生空辭虛說欲以行教化而淳風俗必不能矣王天下者之於道本也公卿行焉師儒言焉支也道者何射之鵠也大匠之規矩也人焉而各自有得者也道射焉而中近射焉而中左射焉而中右射焉而中取其中不計其他也規之獲圓矩之獲方求其方圓不索於規矩之外也道若此止耳孔子教一人者所以教天下教弟子者所以教士大夫習之者易通教無煩賾也傳之者易曉學無艱深也其君子學古入官體國行政

以誨其族及於里黨其小人受以謹身因以善俗此先王所以爲道孔子之旨則然也以孔子之道自治則德修以孔子之道治天下國家則政備宗孔子則二帝三王之道可明矣故一於帝王道則爲統傳於孔子道則爲脈後儒飾虛矜肆以杳冥不可致詰爲道枝辭爭辨爲學襲六經以就其私議於是性命之說出焉傳心之論起焉誕浮相尚聖王修身安人開國承家之實咸爲後儒所壞亂統也者道行於當時薄海內外莫不化洽也脈也者道傳於萬世王侯下逮庶人莫不取則也合歷代帝王公卿稱曰道統庶可也無帝王則不可謂之統矣上古其氣渾噩天道也包羲畫卦爲罟神農作耒耜立市地道興矣舟楫弧矢杵臼衣裳始於黃帝人道漸大堯舜命官分州夏后成湯禮樂殊別周兼而文之人道

全矣東遷以後日就陵替孔子當其時欲以道與治天命不與先王所遺傳焉雖世異政殊後世修述尙與道不違孔子雖位不同於二帝三王而聖則一七十子於孔子猶諸侯之於天子也松柏始生核焉耳櫱之分許長之寸許蟠於地而根之及其麗風日久遠也鉅本而蒼皮歧爲大柯枝葉蕃焉上古核也義農以來根也黃帝堯舜夏殷周秦兩漢而下歷代之君本也如漢之高光唐之太宗肅代皆與湯武中宣同功而文景明章與元魏孝文宋仁宗明宣孝皆與太甲成康同德堯舜之德雖盛不能安後世之民生湯武之功雖高不能救後世之殘暴故曰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累代帝王厤數歸而革命奠百年之倫紀賢君繼位德厚慶長民賴其福即中材以下之主咸能安輯一世於當時何得

遂置之耶孔子修帝王之道爲萬世法本而大柯也分以爲枝七十子承焉傳焉後世之儒條葉豐茂而已非根不深非本不成非柯非枝不盛受雨露而滋養者條葉也夫德有大有小天命殊之人力異之可內省以曉也天命殊之何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人力異之何也孟軻曰冉牛閔子顏淵具體而微東方朔云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萬物生不能至聖人顏淵閔子已然矣蓋千里奉一君則爲王百里一君則爲侯君七十五十三十里伯子男而已所得大所養多所立者尊自然之勢也天地之氣鍾爲數人或數十人則其德隆其道遠散而爲百千人末也已以百千人而欲至於德隆道遠之古人非愚則偏強焉先王文謨武畧聖人道全德備非後世之儒所敢輕擬守先王之法不

知變通損益必塞而難施非法不可久也行法者未得先王之意云耳求聖人道德百之一以自淑學之修身可也取經傳之言而顛倒之穿鑿之强謂聖人如此吾學聖人遂得之如此自以爲古人與一世皆所未知而獨吾一二人靜坐而得之以吾之學即至聖人是孔子所不居七十子所未信孟軻荀卿諸儒所不敢後世儼然有之何其厚誣之甚與昔羣弟子以有若似聖人欲以事孔子者事之曾子不可子夏設教西河曾子責其擬於夫子有若子夏親傳道業在七十子中彬彬焉曾子且以爲不可擬於聖人後世之儒無所忌憚其見惡於曾子也深矣而况於帝王之統乎欲正道統非合帝王公卿以事爲要以言爲輔不可宋則議論爲主實事爲末蓋人主鎭撫四海提挈綱維士大夫協恭共濟政和化洽澤之渥者

當世蒙其休法之善者後世著爲令皆益治保民之大當遵經據史序上古及歷代爲統典昔先聖言殷因夏禮周因殷禮皆有損益百世可知且齊桓管仲尙稱一匡天下民受其賜而許以仁漢唐以來治亂不一睿帝哲王救民除暴因時爲政布惠敷恩宣襃古今興立學校使先王之典制不致盡沒黎庶之塗炭不致久困一時賴之數百年享之追繼三代無疑也歷世久遠諸儒皆無異辭何爲至南宋遂敢杜撰私議而悉謗毀黜倒之謂秦漢而下詔令濟得甚事皆勢力把持牽滯過日司馬遷曰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晉袁宏云漢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謂亞於堯舜禹湯文武可也乃遂

不許列道統中承三代之後則秦誓次典謨訓誥內將爲大非矣不思孰甚惡可以繼聖門之旨而開後世之業況獨尊其黨之匹夫於年湮代隔已久妄以續二帝三王假聖賢之言僭名道統者也其語播流天下數百年儻談道不本於廟堂何以謂之儒說不序歷代何以知損益若不重述舊章道統還之帝王而舉諸儒公論後世不得立於聖門歷代不得顯加排擯則亦無當也已後儒以其僻說强辭竄入聖人之經擬聖人之德上附鄒魯此亦尉佗之黃屋左纛也君子或將許之與如是而後囿說始可息偏行始可撥公論乃伸吾道乃正斯誠儒者不易之定論也先於統典論首錄之以爲言道之□

# 天子統道表

作之 一帝三王 君師

作 孔子 師

歷代帝王

統道

君師之尊治教所本

公卿 輔行道統 修齊治平貫行之

師儒 講傳道脈 修齊治平貫明之

帝王爲道之本行之以公卿講之以師儒此支也古經舊旨先子遵奉晝爲此圖密授傳之

李賓曰儒之道帝王之道非韋布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行道者也孔子明道者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以爲明之不如行之也世以宋儒接道統而以孔子之道至二程而傳周程張邵之學至朱晦庵而集大成吾皆未敢信（賓蜀遂寧進士長洲令）

# 大統相繼表

上古—包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唐—虞

夏—商—周—秦—漢—後漢

以下迻二十一史相承厤數交序詳統典中

費密曰先子言帝王麻數皆天所命而兼人謀非盡人力可致也宜遵先聖孔子以秦誓繼典謨訓誥之旨取兩漢而下異姓受命之君接三代之後方合聖門舊法

## 弼輔錄論

帝王然後可言道統先子既已著論矣復命密焉帝王所以創基保土非一人之得已也皆有良臣為之股肱焉心膂焉爪牙焉乃能永定弘業傳世葆位夫君猶五嶽四瀆名山大川也佐輔之臣則山之鉅木茂草鳥獸所棲息川之濤波瀠洄魚龍所鼓蕩也苟山童而川涸惡足以滂潤雨澤流衍田疇蕃百穀以育士女乎惟大則天莫過於堯堯則四岳羣牧為之輔大知恭己莫過於舜舜則佐以二十二人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召畢散三代之隆咸是道也傳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未有帷幄無謀臣將帥乏忠鯁郡邑少循良不得羣策羣力而挺弘圖永世使天下蒙其休蔭萬姓樂其生者也三代尚矣炎漢之興則蕭何張良曹

參韓信陳平婁敬滕公叔孫通酈食其隨陸絳灌及孝文入纘宋昌周勃馮唐張釋之孝武雄才鉅畧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學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厤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孝宣承統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襃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世祖光復舊物得鄧禹馮異耿弇來歙祭遵宗均二十餘人昭烈以一旅祄祚有諸葛亮龐統法正費禕關羽張飛

趙雲黃忠其後諸人亡逝亮遂不能出討晉則何曾羊祜杜預衛瓘王濬山濤劉毅魏舒馬隆索靖劉琨祖逖其渡江也賴王導溫嶠周顗顧榮賀循周顗陶侃卞壼乃立東晉隋之楊素牛弘宇文慶史萬歲唐太宗之魏徵房玄齡杜如晦虞世南李靖李勣王珪薛收高季輔劉文靜張玄素尉遲恭長孫無忌馬周玄宗之姚崇宋璟張九齡其後三失京師賴郭子儀李光弼張巡李晟渾瑊馬燧而後定宋太祖太宗之趙普范質石守信曹翰潘美曹彬王溥王全斌卽高宗南渡非呂好問韓世忠劉錡李綱宗澤岳飛趙鼎張浚朱勝非呂頤浩虞允文劉光世以六帝百五十年元太祖世祖統一中國其才亦多產於沙漠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布魯海牙安童廉希憲伯顏不忽木阿魯渾薩里阿沙不花拜住耶律楚材

許衡姚樞劉秉忠郎稱號立國傳世一方亦未有孤立而得之者魏之荀彧荀攸程昱郭嘉司馬懿辛毘典韋陳泰張遼許褚吳之張昭顧雍周瑜魯肅陸遜陸抗諸葛瑾宋齊梁陳亦不乏人元魏北齊北周五代十國南渡遼金史官所記不易盡書也開業之君發於草澤名卑勢微艱危百狀久而後集非文臣爲之謀無以懷將帥而料敵國非武臣爲之戰無以平紛擾而定四方守成之主承祖宗丕緒統一寰區撫有六合日有萬幾厲精勤惕布恩膏雍閭閻必文臣理於內固邊陲奮威紀必武臣振於外國家倚之羣黎庶之文武臣工天子之左右手也自古鮮四海雍洽百年無一騷擾之時蟲蝗水溢悍卒叛臣往往而有洚水九載於堯矣大旱六祀於湯矣甘戰崇伐見於夏啟周文之世所賴世生仁聖憂矜

民瘼公卿將相效其謀文武羣工盡其力捕蝗疏川陸輸舟移將帥徵兵懐柔討叛救恩夫愚婦於湯火死亡之中不然則戸口彫散郡邑殘失枕尸溝渠荒亂無巳而生民少遺類矣況乎沖主危邦保艾宗廟內外諸司精白輸悃至於天降凶災膏血及野隕殉社稷此皆忠貞格於鬼神帝王所首褒聖門所甚重而道之至者也如此其仁知義烈也而不謂之道盡絕於道統之外則後儒所謂道不知其何道也君臣父子之倫祭祀婚喪之禮男女衣食之事自上逮於草野無有殊也所不一者上下之分儀禮之別耳徵之上古考於歷代未有舍此而可求至治者推而下之恐千萬世亦不能離也二帝三王皆以事業爲道德典謨訓誥記錄彰明戰國分爭始以攘奪爲事業謂之變可也非事業外又有所謂道

德以言無言天言心性言靜言理爲道德以事業爲伯術則後儒
竄雜謬誕而非聖門之舊古制所載不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皐
夔稷契未聞其談無爭性也何書用禮無所謂會活潑潑地也販
築魚鹽耕莘釣渭甘盤箕子何嘗從事沖漠無眹靜觀天理也孝
經論語烏有主靜無欲也顏閔冉仲不言卽物窮理本心良知也
子使漆雕開仕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顏淵問政子曰行夏之時乘
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雍也可使南面由也果賜也達求也
藝於從政乎何有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聖人教二
三子如此故何瑭云學以政爲大餘小節也蓋朝廷舉賢取其馭
民治政之實才以勤勞三事而非欲其虛渺無稽之浮談以妄自
尊大焉豈竊二氏之旨改亂古經以就其曲說者反可加諸聰明

元后器識良能之上哉甚矣道統私創違悖聖門與經不合也若聖人考究古籍國史筆削紀其實而是非自見非褒貶與奪任意而固也姧人亂國叛臣侮君在所必誅其餘安可任一己刻隘之私直斷已往難知之案夫運代不同猶四序之遞令而性情互異若水火之相隔也葛宜於夏冰雪滿庭而亦葛之裘宜於冬暑風炎熱而亦裘之市井之人罔不嗤矣古之達者就其所遭而致力焉夫才德高盛而拔眾古難其人有數百年而後得之一人焉有百年而後得之一人焉有數十年而後得之一人焉有眾人之俊傑焉天道佑之鬼神助之遇時獲主立勳於時此國家之福祚而生民之大慶也故曰才難至於德盛者才常短才多者德常歉方正焉憤其忠義見事敢言然易激烈以生端和平焉思不出位近

於明哲保身而於事又少擔荷此亦自古至今必不可得乎之數也況生知少成千百未一二也閱歷深而明出錯誤悔而識長十有四五然才必出於德而後爲良才德必出於才而後爲盛德其次則德與才平而分多少焉才而不德恐爲亂階德而不才懼其失策服官政則才成其功處鄉黨則德著其善然朝廷所拔必先才賞罰所加必先功舍是何以綜理庶務表正百僚哉故歷代人才不一或識高而學淺或學贍而識卑或文多而浮或武壯而暴或剛德而敗事或激昂以邀名或謀深而謗騰或名重而毀至或始而亡命江湖也後能立勳鐘鼎或其初託足匪類也繼乃望重朝端或辱身以就奸賊而曲忍全君或畏勢覺其難移而退避免禍或公忠體國事欲覈實而諸臣怨之或招呼同類朋黨害政而

天下稱之或為眾所攻而未盡非或為眾所宗而非無過或規模弘遠而人議其侈或守身清介而人議其固或剛正之質以溫厚為怯懦或柔婉之哲以勁直為乖張天下原非可一定不移為衡宜百務精當國史所書代不數見此伊尹不求備於一人孔子論朱干玉戚脈肩不掩皆賢大夫也烏有一生事事無疵言言中節乎故過雖聖人不能盡無也在知悔在能改季文子曰過而能改民之上也用為上大夫先代賢俊自庶僚以至於公卿歲月久遠而後至至者百無二三焉公卿矣而能表顯當世又百無二三焉補朝廷之缺救郡邑邊庭之難而成君德之仁皆幾經辛勤幾經磨鍊幾經曲折仆而復起退而復進敗而復成深思詳計而後身名昭著功業燦然也蘇洵云能以一藝成名於後世皆振古之奇人

而況將相勳臣耶宋世曲士陋儒志浮目狹未嘗鍊達輒憑枯竹衡量古人洗沙而數拔毛而度未悉之事閉戶以談往代之非意見爲刺削平生之勳德搜隙鑄以爲罪晉劉毅稱自伊尼以上至於包羲莫不有失何獨責於中人哉誠爲至言夫剛滯之論滿世忠恕之道全乖使議畧高賢遺冤簡册飲恨九原此百世無已之大痛也殊未曉高明之瞰人人丨所不能免道路之口悠悠有何足據況訛傳誤聽皆代流言已有隱微難白之冤至據事修詞歷世旣遠又多愛憎不平之筆然一絲之類豈損連城數尺之疵不棄杞梓總之牛鉅免微羊白豕黑皆可以祭錦麗綃素絲重布粗皆可以服不因時量事細求其人必如吾意而後可以免譏則亦悖矣則亦謬矣豈宋儒之言行盡無缺失何爲專訴一世與上詆

漢唐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邵雍曰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無異也故人臣不幸世治而遭値姧凶世亂而陷沒盜賊隱忍污辱苟全性命保妻子以守宗祀未爲盡失惟相與煽亂爲可誅耳故生命人所甚惜也妻子人所深愛也產業人所至要也功名人所極慕也飢寒困辱人所難忍也憂患陷戹人所思避也義理人所共尊也然惡得專取義理一切盡舍而不合量之與論事必本於人情議人必兼之時勢功過不相掩而得失必互存不盡律人以聖賢不專責人以必死不以難行之事徒侈爲美談不以必用之規定指爲不背後事之忠咸足以立身異時之善皆可以補過從古從今救時爲急或可或否中正爲宜儻堅

信宋儒刻隘膚說恐伊呂微箕生於漢唐亦多遺議矣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所當盡絕語錄酷深之浮辭仍守經傳忠恕之定旨治國平天下實行於士大夫故周禮掌職六官交於公侯而聖門分科政事先於文學安得自以爲道而盡絕古今之賢序上古與歷代之名臣內外大小有政可紀有善可書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爲次廁於統典之後爲弼輔錄以復聖門之舊

元儒許衡曰以衆人望人則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劉因讀史詩云紀錄紛紛已失眞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二先儒之言乃千古痛心刻骨之論實從古經中得來眞聖門忠恕舊旨蓋見宋儒削漢唐太過自帝王與公卿儒賢莫不擯指洗瘢遁其毀刺故出此論以救之乃臣

謬正俗之急務也善乎顧天埈之言曰宋諸君子乃始喜論古人堅執名理飾以辭辯是非褒貶不異繩之束坊之限後遂稟焉遵之而不敢易設有虛心默默細繹全史以世觀人以徵觀顯以生平觀一節回視所遵成說其果合否惜乎古人之深大都沒於論者之淺矣

君道

帝王統御

臣道

文臣弼輔於內

宣流恩澤

臣道

武臣弼輔於外

振揚威紀

天下之治羣黎樂業萬物遂其生皆法制禮義所維特君相之功也故帝王乘天運而理物子子孫孫厲精勤政保育萬方此君之道也非良臣弼輔不可三公論道六卿分職百僚庶績郡邑循良博士傳經史記言行此文臣之道也翊衛京師鎭戍邊陲修繕關堡肅勒軍伍討擒叛逆襄助漕運此武臣之道也君統於上文武臣僚奉命守職自上古至今無有踰此而可致治者後儒以靜坐談性辨理爲道一切舊有之實皆下之而聖門大旨盡失矣密少逢亂離屢受饑饉深知朝廷者海宇之主也公卿者生民之依也稍有參差則弱之肉强之食此時心在腔子即物窮理致良知有何補於救世豈古經之定旨哉言道而舍帝王將相何以稱儒說先子平日論文密老年益確信不疑

也

道脈譜論

二帝三王前規盛制先聖孔子撰錄餙策定之爲經所以宣演徽猷翼贊崇化傳七十子七十子又傳之如父於子子於孫使學者謹守不敢亂紊悠久至今成爲道脈故道脈斷自先聖孔子始後世夫聖人曰道欲聞聖人之道必以經文爲準不合於經虛僞曉譁自鳴有得其誰信之經傳則道傳也秦人焚書經文盡失儒者壁藏之塚藏之子若孫口授之二三門人討論纂述之保秘深厚幸獲不墜經巳絕復存者先秦諸儒之力也漢興下詔追尋大師耆德收理舊業迪訓後起正定訛殘互述傳義共立學宮七十子遺學未泯經久亡而復彰者漢儒之力也自漢而後中罹兵事書傳佚落六朝以來諸儒於經注解音釋或得其遺以補亡脫至唐

始會爲十二經孟子古不列經宋宣和後始入上自朝廷下逮草野皆有其書經如綫復盛者魏晉隋唐諸儒力也采取整葺已成師資傳於千餘年傳爲不刊之經改變古文蠭起而立臆說而遂行矣經旨廣大精平近實者亦不必盡刑削焉從漢而來歲月深長姓氏更改典章不同諸儒奉經也我以爲宜人以爲不宜行之則成過我以爲不宜人以爲宜不行亦成過矣況感恩不忘世多有之釋憾終身古來無幾或無心之語而犯忌諱或偶事之失而成不解一怨橫胸讒誹遂作薏苡珠璣百升之歌詠檜之謗足以污盛德而亂聽聞是非賢不肖之論未易悉數也故尙論者生不同時事不共歷固宜考詳始終推量隱曲安可悉銖兩於聖賢而立論哉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特此也難一而易二一者心也難合而易

乖者情也難決而易動者疑也難無而易有者爭也難平而易忿
者氣也難免而易來者忌也難伏而易起者謗也難完而易瑕者
名也難久而易變者事也難善而易壞者政也難除而易生者弊
也難堅而易怠者學也難終而易移者守也難立而易毀者家也
難聚而易散者財也難享而易奪者福也難通而易執者意見也
難悔而易遂者過誤也難成而易敗者勳業也世若此其紛紛難
處苟一行事操尺寸而議者在其後矣有不自恐自懼而深究責
大生媿悔求以寡過尙何敢任意苛搜輕刺往哲哉儻必少無一
瑕老能止足出處咸宜仁義禮樂之旨倫常政治之端未嘗大殊
轅翼聖門勞齊而功竝也唐以前雖有異說所守舊章無論矣宋
陳摶种放穆修當五代學廢之後相繼談經以圖明易其後諸儒

視圖偏重其矜爲不傳之秘旨劉向校書考易說諸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畧同惟京氏異黨不言易有圖王弼韓康伯注本可據也圖緯教授樊英楊厚之倫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圖河圖也則漢所謂圖緯咸承於古不附經而別授古者左圖右史傳經者右史之學傳圖緯者左圖之學漢張衡請禁圖讖云河洛之篇巳定矯稱讖記則圖緯與圖讖若同而異諸儒解圖門緯讖猶後世語錄雖矯稱亦宗於圖古圖實賴緯以存劉勰正緯云真雖存矣僞亦憑焉宋儒先天後天之學本漢圖緯之書也非自圖緯無所從來將宋儒僞撰假託上古宋之經學楊慤成同文傳范仲淹孫復張載未明所從來時猶及於陳摶李溉傳許堅范諤昌劉牧本自种放其事穆修者李之才周惇頤尹洙之才傳邵雍劉義叟邵伯溫

趙鼎惇頤傳程顥程頤頤傳游酢謝良佐楊時學春秋於孫復者歐陽修修稱師友之益得尹洙爲多蘇軾蘇轍黃庭堅出焉宋以王蘇程三氏學術門生徒穆修所授一二世而已分至於詁經唐啖助王元感陸淳以來已出意見尙未大變亂也經旨大變創於王軫和以賈昌朝而劉敞爲說始異古注疏然不著天下王安石自昌朝發及其得相憑藉寵望獨任己私本劉敞七經小傳盡改古注爲新義用以試士憑立章程誣辯誕幽以爲道德性命之微自此與安石倡據於上追以功令儒生求合有司紛應於下堅守古說不變者無幾或稍增損若異之大旨實一也韓駒奏曰西漢之士專一經飾吏事斷疑獄皆出於此今學者亦專一經不能施於用徒誦王安石義訓義格以待問六經之旨既爲微妙其開星辰山川禽魚草木

皆須他書以資參驗王安石所以無書不讀也今之爲學安石所訓之外不加研究有司不可爲題目者又不復究知獨誦道德性命之言以爲學聖人之道如是足矣安石言之則爲新義行之則爲新法天下騷然中原盡失宋遂南渡當是時不專守古經言足食足兵好謀而成從生聚教訓實處講求思以立國而因循苟且朝士所爭乃王安石程頤之學術上殿多言格物道德性命之說益熾呂祖謙陸九淵朱熹張栻陳亮最播論各不同而九淵與熹尤顯九淵言本心而畧經傳又非程顥程頤其徒不盛熹本道德性命之說更爲集注力排七十子古今諸儒獨取二程然二程與安石稍異者不過靜坐體驗會活潑潑地氣質之性耳一切道德性命臆說悉本安石焉熹齒既高觀書深而氣平稱漢儒說經意

味深長知者鮮矣明洪武中定取士法用古注疏兼之宋傳者爲令甲宋傳亦未盡從以蔡沈言天運大非集諸儒更解賜名書傳會選勅劉昆孫刪孟子爲節文制去八十五段不以試士永樂得位專用朱熹之說始不避祖訓仍宋舊本作四書五經大全命科舉以爲程式古注疏亦未嘗有詔禁止生徒恐畏趨時專習宋傳性理浮說盛行遞相祖受古義盡廢七十子所遺漢唐相傳共守之實學殆絕講議益固洪宣至隆萬諸儒深憂之評論大出而皆未嘗別標門戶也王守仁避信古本大學取朱熹晚年所言乃定論此聖門實學將復之機柰守仁不深稽經文求七十子之舊正聖人立教本旨雖以朱熹窮理格物爲非而復溺九淵本心之說改九淵援孟軻更欲以截然自樹立爲致良知一時學者喜新好異紛然去朱

而從王自此窮理良知二說竝立學者各有所好互相仇敵然諸儒多持異議引辨甚力追溯漢唐古學林希曰秦悖人道焚書籍坑學士先王道無存賴當時耆儒老叟遺及漢世口諷手傳或山崖屋壁之閒收拾缺編折册朽蠹斷絕之餘久而成文當大壞之後古經益以明世學者求而易入識爲人之道者漢儒之功也世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亦甚愚矣王鏊曰漢初六經皆出秦火煨燼之末孔壁剝蝕之餘然去古未遠尙遺孔門之舊諸儒掇拾補葺專門名家各守其師之說其後鄭康成之徒箋注訓釋不遺餘力其功不可誣也宋儒性理學行漢儒之說盡廢其閒有不可得而廢者今猶見之十三經注疏惟閩中有板閩本亡漢儒之學或幾乎息矣鄭曉曰宋儒論漢儒駁雜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

之心宋儒取資漢儒者十之七八朱諸經書傳注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議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熊過曰秦漢之際儒士談論以明先王之典者皆有譜牒可考傳授之次不迷其所統壹漢而下則官師重魏晉六朝王賀范徐及庾蔚之等觀其所議可以還古歸有光曰光鑽研六經溯其源本秦火以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必久晦於漢唐而乍闢於有宋欲以餘年發明先聖之遺書儒林道學分為兩科道學未可以蓋儒林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蓋新安黃洪憲曰經藝奧微漢儒精通其旨使非注疏先行於世則扃鑰未啟宋儒之學未必能窺其堂奧卽使宋儒生經殘籍滅之後其所窺識未必能過注疏也矧漢去古未遠表章之後遺書肆出諸儒校讐未

必無據焉可盡訾哉於是張朝瑞撰孔門傳道錄紀七十子朱睦㮮序授經圖列漢儒鄧元錫纂學校志從七十子序及近代王圻作道統考取儒林世系收秦漢魏晉南北隋唐諸儒於宋之前著論明其不可廢自諸儒之說出而四子之書行談學仍歸中正七十子與漢唐抱道諸儒爲宋遏絕者五六百年萬歷間始復禘祫聞道世系之中吾道昔何可傷而今乃可慶也然四子立說或散見文獻所晝世系晉唐都求考祔或雖別爲一編其言未詳其人未廣其說未大行於世吾先子常慊焉謂四子遺書可因之以搜求史傳儒籍鄒魯遐及雖缺畧有間授受可據猶堪指陳親炙私淑源流遠深當遵聖門定旨輯爲中傳正紀帝王公卿首著錄焉專序七十子傳人見於國史者爲聖門道脈譜晝圖詳其世次述

傳授之宗系蓋義農尙矣堯命舜稱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湯執中文武周公無偏無陂皆中也萬世帝王傳焉公卿用之至孔子曰中庸古今學者守之庠序布焉是中者聖人傳道準繩也不本中以修身僻好而已不本中以言治偏黨而已不本中以明學過不及而已故謂之中傳師友聞見世世不絕使斯文未墜故謂之道脈也密受規條而論交之辨者曰先儒以二程陸氏接孟子其說各異止宋儒也今取秦漢隋唐諸儒續七十子後雖本經史衛道苦心毋乃違先儒與曰非吾先子創論而諸儒之議也求之司馬光歐陽修朱震陳瓘劉恕謝廓然蘇軾蘇轍林希周必大陳公輔陳貫林栗葉適張貴謨何坦陳善徐度羅泌劉安世陳亮李著王十朋方士繇晁說之張端義李覯陸游李宗思周密元吳澄劉

因馬端臨元明善虞集黃澤袁桷陳樵明宋濂王鏊鄭曉何瑭楊
愼羅洪先胡紹曾楊守陳趙貞吉祝允明倪岳何遷雷禮羅欽順
薛應旂熊過蕭良有林承芳唐文獻林燫郭正域焦竑孫紹先周
夢暘歸有光彭最曾朝節文徵明張鳳翼沈長卿王世貞孫舉胡
直徐常吉申時行王錫爵葉向高馮復京邵寶呂坤馮時可丁元薦
張與行王道新譚貞默馮琦李槃曹于汴沈鯉張問達張溥顧起
元管志道錢謙益張采黃洪憲馮從吾曾文饒徐珊陳函煇其文
已著矣而未見之文尚眾也而成於王圻張朝瑞朱睦㮮鄧元錫
先子奉諸儒遺議補定耳惡在七十子與漢唐不可以傳也辨者
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
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

之傳蓋千四百年之後乃不得傳之學於遺經而承道統曰道與學非二也道已不行於周公既沒之後則成康以來天下無聖人之道久矣詩人尙美宣王孔子止傷幽厲又何以異耶蓋得時而駕不得時而教非善治有別道而其儒有別學也況宋祖帝乙不聞其上接成湯也鄭祖厲王不聞其上接文武也且不傳之學亦遺經得之非得於遺經之外也古今遠隔舍遺經而言得學則不本聖門叛道必矣旣不敢自爲傳云得之遺經是遺經也漢唐諸儒若良臣衞國門子孝孫居守祖宗墳墓與之繼之初非一人力非一代力獲傳此遺經也淮南鴻烈云坊庸鄭表非謂其能事也先王祭之蓋思其功也連庶云弓矢舞衣傳百世藏於王府蓋以古物之傳於今尙有典型也傳此遺經以惠後世使得因之以識

聖門所述先王之遺何一二儒生竄亂經文悍然自是皆鑿創不以爲傳也不亦太過乎辨曰漢唐傳遺經信矣未得性命微旨不聞道也漢唐止可言傳經宋始傳道曰聖人之道惟經存之舍經無所謂聖人之道鑿空支蔓儒無是也歸有光嘗闢之云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書存學者世守以爲家法講明爲天下國家之具漢儒謂之講經後世謂之講道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世之論紛紛然異其說者皆起於講道也有光眞不爲所惑哉漢唐守聖人之道考究經傳其說長姑舍不論也卽聖門果有性命突起之說漢唐果未得果至宋乃得之而亦不可廢也得不傳之學不過猶周之天下耳帝嚳以來堯舜禹湯相繼爲君先公悉諸侯也文武始有天下然禘嚳而郊稷追王太王

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不窋失官出奔微矣必祀以天子之禮者吾祖宗也無祖宗則無子孫王業烏從而發苟非七十子之與漢唐諸儒遺經又絕不傳之學何自而得哉儻至宋忽云聞道繼不傳之學必也謂周先公未嘗有天下舉上世以來涵濡化靈祫昭穆而盡去之纘帝譽以文武后稷至王季不以入祀可耶否耶籩俎鼎鉶至文也必先毛血大羹酒醴至美也必重明水示不忘其先也聖人至仁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傳曰禮失而求諸野不賢也野也皆道所在聖人不廢七十子與漢唐諸儒傳遺經而道獲存不賢焉野焉亦可爲毛血明水遂盡刪之其合於聖人之仁否也而況與聖門殊乎辨曰此有本之大議也然自永樂尊

顯以來世以宋性理之說爲是者數百年取駁議諸儒之言謂非聖門之舊而述古學恐世未能盡信乎曰事久難以卒變自古而然昔王安石義訓大行楊時論之諸生咸以爲不可今之非安石者皆是也安石程朱小殊而大合特未嘗就數家遺書細求耳辨曰痛哉痛哉七十子與漢唐諸儒傷其久湮矣宋儒何爲有是說耶曰獨言孟軻之傳開於唐儒韓愈至宋蔡京以王安石上下孟軻程頤又以程顥爲孟軻後一人而尚無道統接傳之論也南渡後朱熹與陸九淵爭勝門戶熹傳洛學乃倡立道統自以爲曾氏獨得其宗而子思而孟軻而程顥程頤接之蓋楊時事二程而友羅從彥李侗熹所從出也皆與韓愈不合愈之言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

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兄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夫愈之原道舉其實而闕其浮守其中而貶其雜未嘗及統畧焉耳苟以傳也孔子傳七十子承以曾申觭疵公羊高穀梁赤公明儀公明宣樂正子春檀弓孔伋門人乃有孟軻曰孔子傳之孟軻七十子與曾申諸賢將不堪比數耶又嘗曰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不及孟軻以其言求之前則不以七十子爲傳後則不以孟軻爲傳愈即欲乖悖未嘗敢若斯過甚也不得其傳謂孟軻門人無能

著書者也繼孟軻著書荀卿揚雄稱善故曰荀與揚也大醇小疵猶云伯夷聖之清而隘柳下惠聖之和而不恭非謂荀揚不能繼孟軻之傳也愈嘗語諸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論是闕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又曰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其揮之進之取雄爲法焉崇奉荀揚其可知矣韓愈未敢廢秦漢以來劉子翼以愈言爲孤聖道絕後學而非之蔡京乃敢爲妄言曰自先王澤竭家異國殊由漢迄唐源流浸深宋興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奮乎百世之下追溯堯舜三代通乎晝夜陰陽所不能測而入於神初著雜說數萬言世謂與孟軻相上下天下之士始緣道德之意窺性命之端安石以其學術禍眾不爲士論

所與程氏紹興方盛熹列安石於名臣別祖程頤謂傳道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行必有我師九州之遠文獻相承七十子皆在所棄漢唐千四百餘年都無一人足取豈情理之平也哉管志道曰孟子既沒周程未生中間千有餘年人心不死綱常不移孰維持是程朱謂道統絕於孟子續於明道亦屬偏陂之說上古無書契而天地位萬物育豈以大學中庸有無爲絕續耶王文成翻其格物而不翻其道統何也遙接之謬既倡致沙門言邵雍之圖得於老氏陳摶周惇頤之道妙得於佛氏林總羲文周孔至朱乃託二氏再生於天地之間吾道受辱至此百爾君子欲不憤得乎此諸儒不能已於言四子不能已於述也性命各正學業各成論道者止宜舉其大同聽其各致不得以一己之私强畫之也孟軻

言聞知見知於夏獨稱禹又曰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殷獨稱湯
又曰賢聖之君六七作見知不稱周公又曰周公仲尼之道在彼
在此文有互見非謂此皆不足傳止堯舜至於湯湯至於文王也
良賈蓄數十年而後殖於財良工肆數十年而後精於技幾於成
也艱難至矣七十子與漢唐諸儒生平素履累數十年積學守衛
聖人之道工苦深厚澤及後世取其所傳遺經盡絕其人從千百
年前加以數語如親見之決然竝棄恐亦未嘗詳思耶世之人於
父之言行則見而知之祖則聞而知之曾祖則傳聞焉高祖則傳
聞無考百年之內已如此勢所必至雖聖人不能違也故孔子作
春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以天下大矣古今遠矣非
父子兄弟朝聞夕見可遂直定之也子貢問曰向也賜觀於太廟

之堂未旣輟還瞻北蓋皆斷焉彼將有說匠之過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工巧蓋貴久矣何有說也聖人不敢以己意定而闕疑況下者乎古人相友嘗以爲知之未盡晉平公問羊舌大夫於祁奚奚辭以不知强之乃對公曰𡭽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魏舒爲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舒常畫籌後射乏人以舒備耦發無不中毓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如此射矣豈一事哉王湛兄弟宗族咸以爲癡兄子濟輕之詣湛見易請焉則皆濟所未聞歷連彌日自覩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與周旋非一日未知且若此何以遙斷畧不存疑寍學者所不安亦非聖門忠恕之旨也道之定遺經立其本七十子傳其緒漢唐諸

儒衍其脈後儒比七十子猶滕薛之於齊晉也七十子身事聖人也見全經也三代典制存也自漢至近代諸儒其德兄弟也善言美行皆可補益於世然漢儒冢子也後儒叔季也漢儒雖未事七十子去古未遠初當君子五世之澤一也尙傳聞先秦古書故家遺俗二也未罹永嘉之亂舊章散失三也故漢政事風俗經術教化文章皆非後世可幾何敢與漢儒敵耦哉魏晉至唐多方補葺猶得六七焉後儒亦不能及經文之外別撰條目騰口相授輒立姱辭互相尊崇執不少讓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

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閔馬父謂子服景伯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矣季札觀樂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後儒大言而不少疑內滿而不自省慚德恥躬棄置不講諸儒起而切辨亦出於萬不得已也嘗事孫徵君於蘇門山述先子平日所論以就正反覆辨議徵君深以爲然則四子傳七十子序漢唐諸儒此爲篤論補葺著之使世之好古君子志聖門實學者有所考焉

朱文公熹語類云某解大學而今據某謂穩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又云舊讀中庸愼獨大學誠意處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至於文字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是守章句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使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工夫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只說訓詁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是意味深長也問論惟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纔發便是情情有善惡性本全善心又是包總性情的大抵言性須見得元受命於天其所禀賦自有本根非若心可以一概言也卻是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甚有意思非苟

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蓋學問必至暮齡識見始定文公從王程之後以漢儒爲說夢盡改其經注盡黜其傳人盡翻其實論自以爲獨吾之說乃可以追千聖而紹百王門人播聞已久晚年乃推尊漢儒尤痛悔前說有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等語可見七十子相傳本源定旨未可輕易敢改動也文公此悔不吝改過眞可稱大儒吾先子箴文公語類於其硬將己意入經傳專任己私抹埽漢唐未嘗不痛心灑涕據經力正附文公諍臣諍子之列後旣追悔昔非又未嘗不爲文公手舞足蹈幾十年絲毫細辨盈几疊篋之書老來都冰消霧散則賢者無已之進德也王文成公守仁輯文公晚年定論云後世徒守其中年未定之說學者久傳惜乎文成倥傯軍務以沒尙少

文公之一段痛悔也悲夫

# 七十子傳人表

孔子

- 端木賜子貢 史漢記傳人
- 卜商子夏 史漢記傳人
- 七十子 諸賢門人傳次於漢國史無聞
- 商瞿子木 史漢記傳人
- 左丘明 史漢記傳人

聖門七十子當時分教列國雖門人或有或無然有者必多趙
岐注孟子云遭秦坑焚之後孟子之徒黨盡矣其皆稚秦難而
斷與七十子傳人見於漢國史者止四人子夏子貢左丘明商
瞿子貢之傳爲公羊春秋公羊高事子貢亦事子夏然漢儒以
公羊爲齊學子貢終於齊則得子貢之傳爲多五傳至漢胡毋
子都董仲舒始顯子夏之傳有二一穀梁亦傳爲穀梁春秋至漢
蔡千秋劉向始顯曾申李克傳詩至漢毛亨毛萇始顯左丘明
傳爲左氏春秋至漢劉歆始顯賈逵始行晉杜預始注商瞿傳
易矯疵馯臂受之至漢田何始顯服虔鄭玄始注今惟魏王弼
獨存伏生傳尚書至孔安國始顯高堂生傳禮至后蒼始顯制
氏傳樂漢徐防奏云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

子夏則禮樂詩書皆子夏之分宗世緒也此七十子之正傳嫡系古經賴四家門徒而得存三代典章賴四家門徒而不散至今二千餘年王道如日中天司馬遷班固儒林之有功聖門豈不與孟軻荀卿並哉


怡蘭堂校刊

古經旨論

古經之旨何也聖人之情見乎辭惟古經是求而通焉旨斯不遠矣大道之行聖王不一皆敦本務實以率天下夫善不善者意也治亂者時也得失者政也存亡者人也聖人傳其要待後世推行焉耳古經備矣不待後世別有所發明其旨始顯也宋諸儒承王安石之說言聖人性命之理七十子所未至獨有曾氏再傳而斷漢儒以來皆所未識逮宋復昌明於世別建宗旨門戶既立徒黨分爭號診大著後世學者悉本其書久而安焉故相沿言道孟軻而後以宋直繼羣儒論其說太過者多矣吾先子以爲然哉然哉天子以至庶人修身爲本聖人懼後世未得修身之方也於是取三代之遺而述焉序書以紀之定禮以立之刪詩以風之作春秋

以裁之晩而賛易尙書者二帝三王之鴻績而善政遺後之典冊也禮者四代損益定制天子諸侯以至卿大夫士庶人取正之道則也詩者祭祀燕享敦教化俗潤色昇平之樂章也春秋者天王巡狩之典闕方伯連帥會盟征伐以尊王室之舊事也易者先王則以開物成務而命官掌之乃吉凶以前民用之繇辭也此皆實政實教安朝廷而平諸夏者也是六經先王以格上下通神明肅典章施教育和風俗而安民生之實訓先聖孔子序述爲教使三代政治不散世熙則文以齊之而亦不忘武備世亂則以武戡之而即誕敷文德後世之士得之而身修庶人聞之而身亦修矣此所謂道用則舉之爲行道不用則傳之爲明道故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爲國以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誦詩三

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孟軻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經旨昭昭如此非有他也且未嘗以易春秋爲雅言不欲曉然而論今血氣未化世變未達之人強使剿說爲七十子述聖人遺言以教弟子戴聖戴德所錄皆失姓氏惟公孫尼子緇衣檀弓記禮子思中庸大學傳耳孟軻十四篇荀卿三十篇引詩書最多皆未嘗及易經傳戴聖人之言不爲不廣命罕言性與天道不數數豈聖人而命不足發七十子七十子承聖人之教咸不能入如水投石焉後世之儒又何言人人同悉深於無極焉先天焉性焉是後世之儒邁千古聖門不能如後世之儒之善教七十子不能如後儒門人之善學恐彷彿爲見依倚成語非古人深造自得之學矣古稱商瞿

好易孔子傳之志焉易自此始存也代有傳人國史記之後儒直
不謂之聞道苟必致力無極先天乃可鬬獲精微聖人既不見之
雅言後儒所宗顏曾思孟竝無一語商瞿親聞於聖人使易流萬
古不能與周惇頤邵雍竝列即程頤朱熹門人楊時黃幹輩亦不
得同爲聞道焉蓋不大可傷哉古經之旨未嘗不傳學未嘗絕也
後儒自取私說妄改古經追貶七十子盡倒漢唐守道諸儒惡足
信乎吾先子痛深而思遠嘗奉諸儒共諍已久之公論冒天下之
譏申古經之旨曰聖人之學修己安人見之實事聖人之教因材
而篤各有所成孟軻曰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學
者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兼之可也得一焉可也能行之又能言
之可也能行而不能言亦無不可也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各成一

材各就一德王道著而風俗美聖人之旨如此而已所謂性命非經傳遺文言之雖微不可謂之聖門之傳李方子曰王氏高談性命絕滅史學足稔中原之禍君子所深誅而不聽者也則性命倡自安石宋已論之矣天也靜也性也誠也敬也理欲也本心也無極而太極尊大學中庸孟子也宋儒以爲獨得古人未識者此耳道之大原出於天董仲舒之言劉向曰凡學非能益之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性則聖人原有定論其後漆雕世碩子賤公孫尼子孟軻荀卿告子揚雄各立有說要必以聖人之言爲歸澹泊明志寧靜致遠諸葛亮引淮南鴻烈以戒子也敬則諸儒守之者甚衆潘尼創私欲之論徐遵明發本心之旨蘇綽纖治心之書李翱起誠明復性之說講辨太極自顧榮紀

贍梁武帝李業興皆有之言無則王弼韓康伯之舊而無之一旨

又始張衡也大學中庸賈逵稱經之緯之戴顒傳中庸二卷謝藺

著中庸頌梁武帝撰中庸制旨張琯朱异賀琛遞述中庸義於士

林館李翺亦專言爲中庸大學之別出六朝已有孟軻之尊始揚

雄程曾趙岐繼於韓愈奏於皮日休皆謂自我發之冤哉冤哉縱

自我發安得遂謂古人未識耶元亨利貞文王演易方有此辭謂

堯舜禹湯未知元亨利貞其可乎孔子贊易始著太極謂太極甘

盤傅說箕子周召未聞也可乎後代視前亦猶前代視古又何怪

乎王守仁良知之說出學宗守仁者以爲宋儒未喻也傳聖人之

道將如積薪然後來者居上耶後儒所言非教所急舍其實而虛

是求居其有而無是論古經不問有是訓也苟有人焉謂宋儒立

說聖人之旨始明爲學之方始備前代未具也此亦未聞南人言樵耳南人梁游者謂山中人曰吾南方有樵焉入雲霧厖巉巖渡澗壑烏鳴導前芳草匝足行歌而歸以終其身謂之高士梁人聞其言美欣欣而前曰吾山中所不知也遣子學焉晨起與南人行登石南人曰巉巖也渡溪曰澗壑也聞禽聲曰烏鳴導前也觸草氣曰芳草也令梁人之子鳴呀曼聲曰行歌乎歸哉歸而其子具以語梁人梁人笑曰吾祖父居於此數世矣皆如是也客未嘗有所加特美於言耳宋儒言學非能加於漢唐煩辭蕪雜已耳漢張釋之從孝文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尉對甚悉口對響應無窮者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帝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

帝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靡靡爭口辯無其實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止拜嗇夫孝武問政申公曰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司馬遷曰孔子之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褚少孫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此七十子以來聖門之旨漢儒可謂繼將絕之學於古經不恃口辯而欲默成也子思稱明辯之孟軻好辯與楊墨辯義外辯竝耕辯楊子取爲我墨子兼愛惡其執一也賊道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辯其舉一而廢百也且曰逃墨歸楊逃楊歸儒歸斯受之今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七十子之學未追辯也陳良楚產

學周公仲尼之道稱之甚力彼後儒議論煩細自相攻擊大異於孟軻矣漢儒箋注古經遞相授傳者或不能無少異顏師古曰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往往乖別旣自成義卽就而通之庶免守株然朱子曰周末久江河劃斷烏有七十子師友講受聖門淵緒之學皆以爲非而杜撰一旨自以爲是千餘年後突起而廢前聞哉若去知與故循天之理莊周之言節欲返性之論淮南鴻烈所載漢儒謂出於黃老不以爲學況宋之前駁議亦不乏人魏王肅吳虞翻元魏張奇劉獻之張吾貴劉蘭梁許懋隋張仲唐啖助徐曠王玄度王元感之流皆有著書歲久遺落烏知宋儒以爲創獲者非古人陳言乎世所稱濂洛關閩靑田姚江之學何其說皆李翺復性書所有也聖人欲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爲顏淵定四代禮樂爲曾子

序天子至於庶人之定分實行爲孝何嘗有後儒浮說耶近代何瑭言所謂道學者多用心於性與天道及存心養氣之說名雖可觀實則無補窮理講學張士隆曰端默寂滅可謂問心當於事驗其實身與心爲二理與事相乖非聖人合內外之道也歸有光言性命之說聖人難言之夏廷美不信天理人欲之分諸儒皆知古經之旨數百年來膠固拘隘使聖人之情偏而不中全道備德不著於世毋亦聖人之道久離欲合而後諸儒之論始出耶吾先子於古經無偏無黨省其過論率由舊章還七十子相傳之舊耳

先天後天聖人贊乾九五之大人非後儒之說有辨別見

闕文闕疑經訓昭然惜乎宋儒改經補傳不知闕文闕疑之義

祖述憲章表

有位在上立而
行之爲王道

天命
先王
君師

宣明綱常
制度

無位在下述而
明之爲吾道

人道
聖門
克盡

雅言詩書
執禮

先王傳道聖門傳道各有表復合之爲此庶見祖述憲章之旨非先王之遠謨鴻烈則孔子無所述非孔子之纂修删定則先王無所存先王以君道振之於前孔子以師道集之於後蓋分而無不合合而中有分也天以孔子木鐸萬世故令無位然道不行而纂修删定孔子之大不得已也不守經傳舊聞人人得以意見爲說先王之治散而聖門之教亂學者所當深懼也先予遵奉古經畫爲此表密受傳之

或曰宋儒所言皆忠直廉節以勵世不使一人有邪僻其論甚正今乃薄而闢之何也曰先子非闢之也辨之也宋儒品行甚高雖刻隘專擅失聖門溫良儉讓之德亦多正人君子至其爲說則必不可從也忠直廉節聖門原有定訓漢唐先儒久已言

之不自宋始也宋儒所謂古人未識者乃道德性命之理無極而太極靜坐會活潑潑地太虛是道靜觀天理等說此皆聖門所無源於二氏假託經文以行者也若專講古經之實去夾雜二氏之浮談不過較固王珣買冠鄉田游嚴之倫深潛尙少遜焉何得越千餘年而忽自命聖賢哉

## 原教

聖人之道一也非有奇旨殊意使人難曉然深且大矣深也故入者微而無所不盡大也故出者詳而無所不兼先王在昔設教首士焉士則胄子與公卿之元子凡民之秀也胄子異日之南面居臨者也公卿之子與凡民之秀皆異日治事以佐君理政也□胄子成而凡胄子所及者皆不敢有亂行矣公卿之子成凡公卿之子所及者不敢有亂行矣凡民之秀成而閭閻所及者無不率於典制矣教成治定焉夫性天生者也故其德不同有智焉仁焉聖焉義焉中焉和焉智則足以招燭事機仁則足以涵育萬類聖則足以通達幽隱義則足以斷宰善惡中則不偏和則不厲此其德性之美者也德美則有立乎臣民之上之本矣必見之於行而後

足以養德孝於親友於昆弟睦於宗族姻於婚媾任於里黨恤於孤寡如是其行也而德之修遠矣治事之才猶未成也於是六藝以習之禮以立身樂以和氣射以觀德御以達能書以通事數以理財六藝成而才當於用故德性不可强者也行與藝則因教而進焉故知之孝與仁之孝不同而孝一也聖之禮與義之禮不同而禮一也因其德性增之才能而士皆可爲國之楨幹矣夫自其幼而教之則易入及其冠而室也則易成故十年而學幼儀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而舞象二十而學禮惇行孝弟三十而博學無方則射御書數皆在其中矣蓋問國承家之事必賴壯盛精力爲之年高則精力衰於事識之雖至而時已不可爲壯盛而學成以當上用國之慶而家之福也故謀於耆艾而事於少壯所以

因人之能而使才足用也此先王立教以成人才之本也世衰教微吾先聖孔子起而修之其傳則士也故身通六藝者七十七人學聖人之道其才不同則所就不同聖人以道教人其法不異則所由不異不同也而使同不異也而有異昔者七十子學於孔子與孔子所以教七十子者其法具在子路勇也冉有藝也子貢辛我言也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善言德行也子羔之愚曾子之魯子張之辟琴張曾晳牧皮之狂未嘗盡遺其才以求似於聖人聖人亦未嘗欲其似己也盡遺其才而教之故聖人不勞而教成七十子不苦而學成孔子既沒七十子分教世之子弟就學七十子各以其所得於聖人者以爲教世之子弟各以其所受於七十子者以爲學教異而學不同矣學異而教不同矣學與教雖不同

求聖人之道則無異故儒爲百氏宗焉儒雖不周也士守其典籍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後世止以守典籍者爲儒之人士亦止以言典籍者爲儒之職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少有識者矣古經猶可徵也子夏居西河學者甚眾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遂爲莊周周之書非儒旨也則百氏之學皆源於聖門其書之美者皆聖人所備有百氏自失焉安其偏而嗜大異倡狂恣論不獲返中是不可不知也聖門具體諸賢未聞傳人子夏子游子貢子張商瞿曾子左丘明澹臺滅明原憲季次各有受業曾申孔伋公明高樂正子春李克孟軻馯臂與埶其傳不絕或顯或不顯耳七國戰爭縱橫雜出因力假勢諸侯貴之習以爲俗惟荀卿以學鳴終老於是秦博士如伏生叔孫通輩

咸得先師遺訓國方廢學不之重漢乃遵奉古經田何王同丁寬孟喜之於易伏生歐陽夏侯孔安國之於尚書申公毛公韓嬰轅固之於詩高堂生孟卿后蒼之於禮制氏之於樂春秋則胡母子都董仲舒善公羊蔡千秋劉向善穀梁賈公劉歆翟方進善左氏匡衡蕭望之師丹戴聖戴德桓榮丁鴻楊震謝曼卿賈逵衛宏馬融鄭玄盧植服虔鄭眾許慎趙岐炳蔚一世餘教授不可勝紀於時搜錄廢絕未知其義專門講說天下稍稍聞見聖人之書二帝三代之王政定制始不湮沒書不盡言者咸出口授古今不同非訓詁無以明之訓詁明而道不墜後世舍漢儒所傳何能道三代風旨文辭乎故漢儒之於聖門猶啟甲成康之於禹湯文武也若陸賈賈山賈誼揚雄荀悅徐幹王充王符諸儒鴻材鉅識別有著

書皆甚可觀世未大好也迨於魏晉王弼何晏習爲淸談儒學始
變朝野相尙損實壞政中原淪沒宋齊梁陳偏安江左諸儒談經
遂雜玄旨何承天周弘正闞康之雷次宗劉瓛沈麟士明山賓皇
侃虞喜張譏周捨伏曼容張緒諸君子緇素竝聽受者甚廣北方
舊族執經而言聖人之道盧玄王保安刁沖劉蘭張吾貴李同軌
徐遵明熊安生劉焯劉炫諸儒弟子著錄以千萬計古經得傳深
有賴焉隋王通聚徒河汾慨然經傳欲續未墜之緒通年不壽講
席散去天下用兵未大蕃昌然聖門萬世宣流之澤至此一興通
之勳亦茂哉唐定天下其主好文其臣皆多才力學彼魏徵虞世
南張說賈至顏眞卿劉禹錫宋璟崔仁師楊發諸公經學精深世
猶以詩賦稱陸元朗顏師古朱子奢孔穎達馬懷素褚无量楊士

勛賈公彥彭景李鼎祚羣儒用意經傳功厚而澤普韓愈悲流俗沈溺傷至道久廢起而注論語尊孟軻爲學者規學於愈者李翺皇甫湜輩皆有書六代以來靡弱不振之俗宂雜聲偶之文勃然一改愈竄逐奔走爵未通顯倡而寡和不能使天下大進於學亦愈之不幸也藩鎮逆命兵革不息朱溫篡奪天下益亂莊宗明宗旣非大治之主又在位日淺唐之子孫僻在一隅石氏劉氏郭氏皆立紛亂之中久者十餘年少者數年四方各立者數姓以兵甲爲飲食奪攘爲風俗五十餘年儒術衰微極矣宋興雖未異於郭氏太祖太宗養之以德治之以禮削據諸國漸就平削子孫君天下日久海內又安百餘年閒儒風蔚起如种放穆修李之才尹洙李溉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蘇軾蘇

轍黃庭堅胡安國劉牧朱震呂祖謙朱熹陸九淵張栻尹焞詹體仁蔡元定眞德秀葉適魏了翁陳亮陳淵南北並興然安石新義至朱熹集注儒學更大變許衡廉希憲伯顏贍思拜住不忽木吳澄虞集袁桷黃澤元明善韓性陳樵皆著於元若明以來宋濂方孝孺薛瑄吳與弼婁諒章懋胡居仁陳獻章湛若水羅洪先陳選呂柟丘濬羅欽順許誥鄒敬來知德呂坤悉世所稱王守仁別取致良知爲旨學者崇奉儒學尤變甚矣諸儒緒次不絕二千餘年興起宣播不一其代聖人參贊天地深功上德明白於天下卽百家衆說雜然並起聖人之道永爲生民主矣諸儒或遠或近或達或窮或衆或孤衍衍錯錯被於四海繇之後世儒術盛衰此其大都也聖人之道無不覆載如天地焉無不容納如山海焉包羲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大聖人立之周公孔子之大聖人傳之爲天下法從用則吉悖棄則凶天子至於庶人咸以儒說爲定儒者非自尊其說强天下以從也苟舍儒而不從小之一身也大之天下國家也必變出而亂作矣聖人以道教天下後世大賢爲入其深者小賢爲入其未深者大賢爲爲其鉅者小賢爲爲其未鉅者賢而欲進者仕以治事賢而欲退者處以自安道未嘗有所絕聖人未嘗有所禁也聖人言道甚中傳者亦宜中甚平傳者亦宜平甚全傳者亦宜全庶幾得而少失道一也天生烝民作之君作之師舉天下之人各責以事使事備而義禮行者君道也舉天下之人先之以義禮使義禮正而事定者師道也君道立則事安治平之要也師道立則禮義明久遠之策也事者質也明禮義所以

善事也君相之事與學士同君相之學與學士異民庶之學與學士同民庶之事與學士異是不可偏舉也道非人不能弘故聖人於天下之才兼收並育天下之事分端各治並納門牆名之曰儒蓋欲大道完備而息後世異趨多爭也道總事物之全然主也有在出也有序載也有殊允執厥中中者道之平其定也爲士爲稷爲教爲刑事也事者道之要其著也求其定不獨心也耳目四肢皆合焉治其著不獨水土刑教也射御書數皆通焉安道之中行道之事惟聖人盡之賢者於聖人之盛德也大業也或得其一焉不必同也不必異也天子出禮樂則文之儒當之出征伐則武之儒當之足國用則討財賦之儒當之善任使則知人之儒當之矣苟隱閉不出著書言道獨善其身爲天下端人行天下中事惡得

不爲儒哉聖人稱顏淵不違如愚仲弓閔子幾一二語冉牛之辭不著則德行非以辨論爲長政事取冉有季路言語取宰我子貢文學取子游子夏諸賢何嘗無後世可以駁議之事聖人未以一眚棄之又不可以爲大夫雖不欲不與也民受其賜雖不知禮而仁之聖人取人可知矣不得中行必也狂狷狂以其進取狷有所不爲聖人育才又可知矣故聖人設教則寬取人則恕育才則周舉事則備力行作範言論成則經傳具存天下後世之儒當以爲法當以爲教也君子有大致出處是已羣黎有大事養生送死是已儒者修其身正天下國家使男女之倫不有邪慝上下有常親疏有節生安死順久遠平治也不獨於身得之亦於人而得之不獨於言見之亦於事而見之非斤斤焉同乎我者納之其未同乎

我者遂擯而棄也熙寧閒王安石別開異說謂之道德性命諸儒從此言理言欲廢棄實事空文相爭論道益幽而難考夫道之尊也吾黨之幸而聖人所以爲教則未能合況南渡後巳甚焉不危坐不徐言則曰非儒行也著書不言理欲則曰非儒學也二三師儒各立一旨自以爲是外此非絕天下之人以爲不聞道自命曰眞儒其說始因蔽不通學者不能盡可其說辨論亦從此紛起矣聰明俊異高弘闊達之士聖人所謂狂而必與者折以爲非學道之人於是以儒之說爲昧難測也儒之意爲執難平也儒之事爲煩難從也儒之情爲隔難合也儒之氣象爲厲難近也彼方犇然自遠此復絕之不肯鈃然以處人後二者各欲爲名高交相惡矣交惡則交仇交仇則交攻交攻則交困立於朝廷兩相危陷使國

家不得享靜寧之福開隙萌亂以憂社稷下處草野是非煩辨損
害學案激使他趨天下之人婚宦喪祭終身儒行之中所爲反與
儒異所言反與儒敵其何尤哉聖人之教之大備有未盡也欲與
說無害聖人之道吾徒無教而自攻莫若修復聖人教人之成法
聖門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能德行者則爲德行之儒能言語者
則爲言語之儒能政事文學則爲政事文學之儒篤信守善此亦
名儒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蓋聖人立教十人中五人
能知五人不能知五人能行五人不能行不以爲教也可言也不
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故言必慮其所終
而行必稽其所蔽今大郡十餘萬家長老子弟秀傑者雖上下不
齊而常千百人孝弟忠信之行詩書六藝之文則皆已知浸汨激

衍於後儒性理新說多者五六人或二三人或千餘里無一人焉道不遠人說何艱深若此士已未識欲千萬人不能知不能行者以立教則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天下之才甚不一也聖人論其中不論其上下天下之事甚不同也聖人論其常不論其變故治亂聽之世而平之以政才德任之人而定之以學狂狷不相强亦不必强狂狷以中行狂與狷雖疾也皆天也盡絀其天雖聖人不能裁之而已裁狂狷而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聖人立教至定不易之成法也天下旣治然異於中材天下已亂無救於成敗上不足以急君父之難下不足以拯民生之厄浮言荒說高自矜許誣古人而惑後世非聖人所取也聖人所取修之有益

於身言之有益於人行之有益於事仕則有益於國處則有益於家□道患不明不行也欲道之行先之以教收上下之英才返吾黨所固有明告天下後世曰豪傑之士自拔流俗或出或處為天下端人行天下中事而無忒焉皆聖人命之曰儒也經傳仁義之旨非後儒之理欲不必傍附言之乃可曰儒也不言理欲之浮虛而雜二氏庶得經傳之實也吾先子庶不失聖門之舊哉六藝先王以教士耳農工商賈以至府史胥徒俱事師周禮如縣師鄙師遂師賈師旅師胥師之類蓋皆各授以法各習其事使精熟而當於用也士之才力厚者習數藝其餘止終身一藝故學記云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繇其誠如學樂尚未安教者便進以學禮學禮尚未安教者便進以學射使人一藝不能誠其身何能進於道也

安者身心與藝相和爲一也誠者實有此藝隨意而出無一毫勉强也安與誠之云者精熟之至猶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七十子皆身通六藝雖德行文學各有所獲若非學之化而能施於用不得謂之通也先子嘗言後世六藝悉不爲儒者事矣儒者高談性命工爲文辭而止今州縣學內大者諸生數百人小者亦百計其間得中鄉試列仕籍者甚少郎貢而爲學官已衰耄無能爲矣其餘悉貧困以沒蓋諸生若不專心講書作文則考下等不齒於里閈若欲兼治生以養父母畜妻子又無閒空日月所以難也況盡棄實用而專託空言乎先輩楊汝容陳元忠歸熙甫祝希哲張叔大茅順甫來矣鮮馮用韞諸公皆有虛文誤世資格限人之論周蓼洲第後與兄弟書云閒中閱邸報四方告

急日甚有志者能不深杞人之憂乎今漫以書生當局其籌國治河大政無論有問以簿書錢穀之數天下幾何茫茫不能對也始知書不可多讀平日爲八股誤了許多工夫徒成不識時務艮可歎也順昌職膺司理偶展律書多所未諳乃信讀書不讀律致君終無術非浪語也誠能用元先儒袁桷國學舊議令習實事如禮樂兵農漕運河工鹽法茶馬刑算一切國家要務皆平日細心講求使胸有本末定見異日得施於政在學十年選而仕之使自署其習云能某事得以課勤其實悉考爲伍貳祿俸足以養廉歷練國事能則遷陞不能罷去則朝廷成就許多人才而草野亦少飢寒之士矣昔冉牛閔子顏淵皆具體而微之大賢必身通六藝焉聖人蓋以實乃可入用而近道也後世言學與聖門相隔甚遠虛

浮成風而為日久遠極重難返非君相以質以實深力救之習俗未可變無用焉有能也

古者立賢無方故宰夫僕御事雖鄙賤正人皆為之而不辭若膠鬲管仲孫叔敖百里奚國家皆舉之而不棄漢猶選大臣子弟舞宗廟之樂六朝猶以挽郎登仕籍唐詩賦取士已入浮薄猶云儒裝亦有云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報君恩漁陽老將多迴席魯國諸生半在門故唐力尚足臣藩鎮宋遂卑弱不堪令人痛哭皆諸儒矜高自大鄙下實事流入佛老專喜靜坐而談心性全不修當世不以行要務拱手空言上古德化養成嬌弱一無所用失先王政教而壞士習可勝歎哉

## 古教定制表

從師受學次第

八歲入小學

十年學幼儀

十三學樂誦詩舞勺

十五舞象

二十學禮惇行孝弟

三十好學無方

四十强而仕

五十服官政

六十日耆指使

七十曰老而傳

八十九十曰耄

百歲曰期頤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先聖生知安行學問亦十年一進皆以實驗之也後世自魏晉淸談而變宋儒又自主靜錯悮至致良知而極數百年儒道悉成浮談悲哉

# 聖人取人定法論

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言學異同之辨有問者賁密曰密學老矣自淑其身者聖門成法是守古經是信聖人之道雖密無知亦嘗有所受矣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言致一也日月同也晝夜同也風雷雨露霜雪同也山水同也北則寒南則熱極北則甚寒極南則甚熱北之土宜黍稷南之土宜稻極北則無黍稷而食牛羊極南亦仰雜食焉絪縕致一而異如此故天地之氣一歲而寒熱溫涼焉一月而晦朔弦望焉一日而旦暮午晡焉此自然之道人生其中性安得皆同而不少異耶男女媾精自化而形目於色耳於聲鼻於臭口於味其官甚異同出一身不見其異不聞其同也學者論道安得執其同遂謂無異執其異遂謂無同耶子曰不

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孟軻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聖人以狂狷兼三德也洪範傳曰乂用三德平康正直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平康中行也沈潛多者狷高明多者狂剛柔者裁之也高明者才長而不能柔恐浮而不深沈潛者守約而不能剛恐狹而不達才則易蕩蕩則不可以事人守則易固固則不可以治事夫事人治事士之大者也而不有以裁之則狂狷之才棄者多矣高明而教使柔沈潛而教使剛然後才因學以當於用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區區焉欲專一人之好尙強天下以從其有不從起而斥之聖門無其法古經無其旨也聖門諸賢不同甚矣入於聖人之教則皆有成聞道未嘗異自孟軻以來稱七十子孟軻源於子思子思親炙曾子而軻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

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未嘗以具體稱曾子其
稱曾子與子夏並孟軻論道甚嚴筆於書如此具體一體雖有異
非七十子盡劣於顏淵獨顏閔數人始能傳聖人之道可以教後
世也孟軻於七十子未嘗有所去取後世之儒何所見以意盡爲
芟除獨許曾氏與七十子之學未可以一端定先子嘗喻之子同
也長幼而已仕同也上大夫下大夫士而已七十子不可過爲分
別亦彰彰矣何後世論道遂敢爲懸絕也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
乎哉夫我則不暇敢以私意盡刪七十子獨存一二如女工於絲
麻駔儈於貨食斷斷焉進退之不畏不疑其妄也與其信也與吾
先子曾舉聖門成法古經所載以解後世之惑曰中行狂狷同傳
聖人之道高明沈潛不可偏廢聖人謂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貢告諸往而知來高明者與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沈潛者與子張之學多高明門人所傳近於狂子夏之學多沈潛門人所傳近於狷師也過商也不及聖人進退之未嘗謂二子遂以過不及終其身也一於高明則狂琴張曾晳之流是矣一於沈潛則狷原憲孔弗之流是矣狂狷於道皆可入學則裁之聖人於曾晳曰吾與點也於子路曰由也升堂矣於子賤曰君子於南宮适曰尙德七十子親事聖人而折之後世之儒又何所見違聖人定論獨不謂之聞道所許非邪聖人同也顏淵閔子冉牛仲弓異子貢季路宰我子游子張異子夏有子曾子公西華異曾晳琴張孔弗原憲異以聖人之同謂七十子皆同不可也以七十子之異謂聖人有異

亦不可也高明而學焉則以高明入於道沈潛而學焉則以沈潛入於道道同而所入異入異而道亦同之不同韓愈所謂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也後世學者性本沈潛子夏氏之儒也而說變焉自以爲盡於聖人之道執其說非天下之高明學者之沈潛皆從而和謂其非合於聖人不知其爲沈潛之非高明也性本高明子張氏之儒也而說變焉自以爲盡於聖人之道執其說非天下之沈潛學者之高明皆從而和謂其非合於聖人不知其爲高明之非沈潛也聖人之道於是乎異矣羣言淆亂不得聖人折衷之必折衷古經乃可定也古經之旨皆教實以致用無不同也而其傳亦皆學實以致用即有異無損於聖人之道亦不害其爲傳也儒者求道當畜德自立焉又何日呶呶異同之變耶先子嘗繪爲圖

以教密縂所受若此子弟退而記於篇